



諸家儔語

禮

五

服部文庫

117

287

3



117
287
3

諸家傳語卷之四

明吏部考功穆文熙批選

河南道御史崔邦亮校刻

金陵書肆周曰校重刊

莊子

逍遙遊 逍遙言優游自在也猶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也

穆文熙曰此段設喻大都謂人胸中廣大則有可樂若淺見之人則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

野馬遊絲也
又田間遊氣也

蒼蒼豈其正色特高而視之如此耳若是口義就鵬上說

培厚也

培厚也

搶突起也
控技也

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盃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而後乃將圖南蜩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天開障礙也圖南圖謀而南飛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夫以知其然也朝菌

人知小知大年小年

朝菌蟪蛄冥

靈大椿

匹慕之也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此教人識見襟懷欲擴充一步不得自足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

夫子何言許

由立則天下

治而必使我

主此我自見

其不足

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者家馬語

卷之四

二

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無當者無實也

射音夜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何謂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

時女猶是即也

斲乎亂郭註云世之其治亂也

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此篇言人見小不能用大

實瓠之子足五石也

瓠落音廓落淺而大也

培割龜均泝泝深洗也統繁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

慮思也樽浮

水之壺也故

曰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

副墨云蓬心

蓬蒿之見短

小也

若物之遊
遂者也伺候
而欲食之豫

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
以封。或不免於泝。辭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心猶茅
塞其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牛旄牛也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
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斧斤。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
用苦哉。

齊物論

物論衆論也。齊一也。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是非多端。故莊子以此論齊之。

噫氣鬱而將
暢之氣也
琴琴長風聲
也畏佳林木
動搖貌
枅柱上方
口也注曲汚
下也此言未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
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
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似洼。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

形如水激也
激如矢疾也
謂如疾也

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此聲粗吸聲
細謙悲突深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

輕唱喁重和
也冷小風也

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審者

厲大風也
大知二句言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知之不同
大言二句言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大知之人從容自得故

其寐言寤寐
之不同

故間間炎炎光輝也詹詹瞻顧前後也縵謂心慢害

與接言交接
之不同

謂機括深密謂細密小恐心常不寧大恐緩散自失發

小恐大恐言
其發四句言

詛盟守勝之心自守不化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郭云大恐縵
縵乃齊死生

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之意此言
人人皆有真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

君與我相寧
而人乃與相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刃相靡於外
物之場如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恭音涅

盡力馳走莫
之能止所謂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金丸七雀被
豕負薪不亦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悲乎若知道之
人豈如此芒

也萬物一馬也指手指也馬博塞之籌也以我之指

昧此所謂金
篋括目要汝

立則是非不可定也天地萬物皆如此蓋言世間無

開眼也
神明猶精神

是非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也勞精神為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一偏而不知
理本同也
狙公養猿者
也芋山粟也
芋音序

枝扶也策杖
也梧几也據
而高談之載
事也末年晚
年終其身也
異乎彼高乎
人也明之彼
誇乎人也惟
其自高而自
誇故其枝窮
此有成有虧
之謂也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
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天均
者均

平而無
彼此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
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
之也。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
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也。
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滑疑不定之意乃
以為耀不明之明
也

大小壽夭皆
人意見所立
之名若論同
自太虛中出
來則天地萬
物與我為體
曾何大小壽
天之可言哉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一為二。二與言為三。自此已徃。巧曆不能得。而況其
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極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
焉。因是已。

是與非相對
故有左右倫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

義分辯爭競之八德

八德。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辯則彼此反覆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

五者之德本固若昭焉辯焉常焉清而枝焉則大露南而向方矣

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

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兼者清畏不知自滿之意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正處正味正色

試問乎汝民涇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二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為嶋麋與鹿交鱗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薦草也蛆蛆蜈蚣也帶蛇也獼狙獼狝也

也
樊然殺雜也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玉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蚶蜺翼耶。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

然

養生論

養生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真君吾之真主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胡歷反
驕胡麥反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輒音孤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言雖雖飲啄
恐懼而不願
養於樊籠蓋
以雖飽而神
王不樂也

善也。

人間世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

道以懽洽而
後事可成若
不能得其懽
則事故不成
言我素食粗
味愛人皆無
求免於熱者
我乃朝受命
而夕飲水則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不成則必有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憾。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熟矣其慮幸之心為之乎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溢美溢惡下字甚妙

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濫之類也。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天殺天奪其鑒使無德也方法度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遽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

人之本就順之也。和調和也。就而入則顛滅。崩厥失已。之身和而出。則為聲名。彼必忌之。以為妖孽。而有患害。嬰兒無知識也。無町畦。無準繩也。無崖無畔岸也。

者吾柰之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待有覺悟。即為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

言螳螂雖有小才美而犯大難豈不殆哉

僕緣羣聚之貌不時出不意也
愛有所亡失其所為愛矣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蚤畜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總言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慎也不然則螳螂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厥力果反

文木文采可觀之木與散木無用相對

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滿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余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余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余大用使余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余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支離䟽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挫鍼縫衣也
治解浣衣也

鼓筴播精以
籟播去其粗
而得精米也

兩髀為脅。挫鍼治解。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符應也。充足也。德足於己。則自然微驗於外。非形所能損益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上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不實。

此總見王駘
如止水足以
正人故人尊

也

也

也

之又如舜之能正人之性

登升也假至也與道合真之意假音賈

不決於先王宜如鑑之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生生則不明也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法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明矣何出言之過乎

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言人多自恕已過以為足不當亡而當存惟有德者則知其為命

言人以幸而全我以不幸而不全不可相咲廢然自失也形骸外也德內也

稱謂善於稱述

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踵見繼見也

不知務不曉事也尊足性也

賈賓恭貌誠詭幻怪尺定好名桎梏約名所累

一貫言

曾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斬以誹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

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來無是孰名為非

婦人請與為妾此非丈夫之美行也何為以是稱人乎

望滿也雌雄句謂人之勝負皆未質成也口義又言人與之相狎也

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刑天罰之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駝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服又以惡駝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駝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

醜乎自愧其不若也

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泥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蓋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刑者之屨。無為愛之。昔無其本矣。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閨歧支離無朕。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有細小之貌

誠忘

天鬻天食猶言天爵也。既有天爵則不求人爵矣。故無用於人。

肩有。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擊。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整音遊

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有餘之病也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未言用心於外不能安無事之天而以辨口鳴則益生矣奚可哉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也成成功也

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

也成成功也

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也成成功也

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也成成功也

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也成成功也

大宗師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法道法自然也

也成成功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

也成成功也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

也成成功也

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

不自得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

踵命蒂也

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

者，其天機淺。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

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

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

終，受而喜之，亡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

助天。是之謂真人。

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施乎萬世，不

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

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

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

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

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

樂通物者以萬物得所為樂也而失之有心故非聖人至仁無親

推等天時不知利害為名喪實役於幻妄之事而止其身皆非真人
 狀容也與乎
 容與也孤
 隅不堅無圭
 角也張舒暢
 也邴邴喜意
 崔下也滿聚
 也容色日見
 其光粹也止
 止于至善也
 屬嚴厲似世
 與人同也警
 大剛之意未
 可制不屈也
 平密而不
 也悒乎忘
 言也此喻
 世而市

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先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其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悒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為動行者也。
丘小山也有足者皆可至之

為不若體道而無為也
 譽堯一句是
 禪家平等法
 門大道無難
 惟嫌揀擇是
 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此言舟山猶或可失，惟道可以長存，是以聖人，不以其身為身，而以道為身故終無可失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也物之大情是物之真實處也

狶韋氏古帝
 王也挈天地
 整齊乾坤也
 氣母元氣也
 襲者取而有
 之也堪坏山
 神有吾太山
 之神禹強北
 方之神少廣
 仙居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
 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
 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
 山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
 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
 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拘拘者病之
 狀也躄躄扶
 搜之狀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余為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眉高於頂
 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躄躄而鑑
 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余為此拘拘也子祀
 曰汝惡之乎曰亡余何惡浸假而化余之左臂以為
 雞余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余因
 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余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余因

浸假即假使

縣解言心無所係著也其不能解者則萬物之有共結之也

叱呵也避者使其妻子避之也恒警也謂其勿以哭泣而驚將化之人也

人能味死生何慮死生

生為寐死為覺成然蘧然寐覺之狀

編曲口義以為織箔副墨以為琴曲

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今大冶鑄金。金助

躍曰。我且以為鑄。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莫逆於心。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趣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

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又烏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戮民即前天刑之不可解者也。何方方內方外也。造生也。

畸人獨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之小人也。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黜削傷壞也。

遙蕩六字即所謂逍遙自在也。

無莊三句言三人之失其美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而况我乎。

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

吾師太宗師也。此數言皆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我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削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游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游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削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出仁義是非之外

不為巧。此所遊已。

整子兮反碎也

日中始賢者

應帝王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也經常道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也欺自欺也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

言治天下者

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

但可治其內

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已若不自然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則不免增繳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

操天下而民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之避我者多

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不若哉徒胥

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

則更易技人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

自適

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

皆以才美累

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身而不能自

莊子外篇

適藉繩係也

篇者有題目之文也。外篇則標取首二字而名之。

虎豹四句言

駢拇

皆以才美累

正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身而不能自

駢拇

適藉繩係也

駢拇

皆以才美累

駢拇

身而不能自

駢拇

適藉繩係也

駢拇

皆以才美累

駢拇

身而不能自

駢拇

適藉繩係也

駢拇

皆以才美累

駢拇

身而不能自

駢拇

適藉繩係也

駢拇

皆以才美累

駢拇

身而不能自

駢拇

適藉繩係也

駢拇

而後義參看

駢謂足之連肉枝謂手之餘指

駢與枝非正此以下言正真之正者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救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

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

何其多憂也仁義而至於多憂則與斷鶴續鳧者無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

高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

囂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

笑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者事業不同其

萬目謂憂世之人半開其目則睫毛蒙茸如萬也

佛書謂金屑雖貴着之眼

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俞兒古之知味者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聽者非所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見其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 此言聖人治天下當任自然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刺之。錐之。連之。以羈。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及至聖人。整躓為仁。跂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

是救躓世
是躓跂皆
足蓋勉強

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之意澶
即汗漫也
摘僻屈折手
足之意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人之過也。

胠篋

言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治法。足以為大盜媒。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鐫。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滕扃鐫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胠祛
鑄決

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因畧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胎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此趾譏侮儒者而實得至理語意精絕古今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言竊之小者則有司得按法加誅而竊大則人不覺之假仁義為已有真可憤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擺列折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其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備藥火光銷也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罟。

知詐漸毒頡

滑諸語乃詖

黃人心方之

子弩等其禍

大慘

習筭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罟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在宥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其不可齊以法制也。

相助也
疵病也

變卷局末之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悅禮耶。是相於技也。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變。

貌億囊多事之貌過也而去之言不持獵涉一過而即去之也

以其身之所

貴可愛猶過於為天下故

可以天下寄托之

解五藏二句即無過用聰明也故累即對馬游摩也

斤

有脊猶籍籍

殊死韃犯罪

死也

離跂句乃自許自高之貌

嗚矢響矢也

言桀跖竊曾史之仁義以亂天下猶浮響矢也

治身

卷億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後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也哉。

於是乎斲鋸制馬。繩墨設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

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衎楊者

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

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

聖知之不為桎。楊接楫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馬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

下大治。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蹵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

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泯絕其思慮也。

天地陰陽人身皆有之物。

祭物也。

祭為王有為。

身。身上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一耳。

當我遠我。

句猶言來者。

自來吾不知。

其來二句結。

即昏。

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昏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天地

此篇言王者法天。天道自然。故其所以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鷄居而駭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搯骨苦也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曰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对。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

決逸沸也

神生猶言神

發道所不載

道之所棄也

非不能載道

也

於子自大之

貌

無之即無落

也

靈
祈向言我雖
獨有所趨向
何以回一世
哉
折楊皇華俗
曲也缶鍾當
作垂踵不前
之意惑于道
路也三人行
而二人垂踵
則惑者衆

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於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比同也

天道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甘苦二字自
莊子拈出可
愛其得手應
心之論妙絕
千古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天運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

芻狗原無靈應但取一時之觀故再用之不可若先王之道萬世無弊豈芻狗之可擬乎此老之譏貶過矣

五心本空物若著以

仁義則其心反亂猶辨蚊之為害矣

放風順化也言黑白自然不足為辨名譽觀人則是非頓起此心便不廣大

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心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或則生夢生眯謂魂識顛倒目精虧避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宵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桀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憊然毒之狀也負大鼓而求亡子則子不可得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刻意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尚也

刻意篇主養神繕性主存身故分二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

聖人

刻峻削也尚
行高尚也怨
誹憤世嫉邪
也枯槁赴淵
自甘寂寞若
赴諸深源也

如此可謂真
人

劍且如此况
精神乎同帝

天同也天
偏即天載

守神即押戲
其劍之意

若海若也

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游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數澤。慶間曠。釣魚間慶。無為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哨呼吸。吐故
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
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夫有於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
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
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能體
純素。謂之真人。

秋水

秋水篇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變化如生
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在學問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
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
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理千般只
聞其百言少

也

大方猶大道

也

虛猶居也

篤止也

言萬川止之
不盈尾閭泄
之不虛

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地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

晷空水穴也

數以萬為盈

言四海如此

之大人物如

此之多而聖

人乃欲以眇

然之身成名

其中其與河

伯之自多于

水也無以異

矣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晷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化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任士任事之人也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

梁麗屋之梁棟也

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
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狎。言殊技也。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
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謂之相薄迫近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
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弗能賊。非
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
能害也。

吟音深去聲。蹕音卓。

行之貌。無如無如我也。

蓬蓬風聲也。

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虵曰。吾
以一足。吟蹕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
虵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所
以然。虵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
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

指手指鱗足
踐之也
人之處世但
知用小勝為
大勝則馬往
不可

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問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

還回顧也

則沒足滅跗，還趺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聳，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太，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螻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

商距馬蚘也

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蠹與。且彼方趾黃泉而

大皇天也。與

登大皇。無南無北。真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

釋也。四解四

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

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

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

而走。

不開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是鳴。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

我固不知子
然我與子猶
同類也爾與
魚為非類則
全無相知之
理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

槩然與世
同情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

勞音忽芒即
混芒芴即於
楊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管子之言動
為孔子所稱
述如此儒者
不知而泥於
語小三歸一
一語不取於
管氏失孔子
論人之本意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

矣
以已以鳥二
語甚有味然
人之為鳥者
何限故孔子
憂之

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
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
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鮒。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誹為乎。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
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
有幾。得水土則為髓。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蠹之衣。生於
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
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

狀若脫。其名為鵠。鵠掇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為斯彌。為食。醢順輅生乎食。醢黃軛生
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荀。久竹生青寧。
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 隘音斷 督音茂 蠃音權 又
督音務。日不明貌。

達生

此篇所論藏神
守氣愈譬愈精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選悟惛惛

神全故氣全

得不死

不折鏃于仇在

人而不在物也

不然飄瓦無心

也言此以見無

心者之不取迂

于世也使人

皆如此則均平

無殺伐矣

檝株拘今之

所謂木椿也

拘定也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

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

也。復讐者。不折鏃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

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檝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

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丸注金注言

人有所愛惜

則反拙矣

言家作言

卷之四

五

拔篲掃箒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

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曾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蕪無出而陽柴立其中矣三者若得

張毅養外

單豹養內

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

而後取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

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

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

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

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鬻戶內之煩壤雷

諛詒猶今嘔
噦之病

此鬼神之名
隨地而有之

諸家書

卷之四

五

震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失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人知養雞則可以御性沉殺之人乃能知此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橋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

心肝膽遺耳目乃是大宗佛氏數千言皆本於此

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徬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飭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行。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

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妻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生也。吾告以至人之得譬之若載。鸞以車。鸚鵡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人之意見不同至言不入真如爰居可為千古之笑歎啓小孔竅也

山木 此論全身免害之道最為詳悉正好人間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此篇言處世之道甚難故惟道德乃免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于累當與人問同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時無常在孰專為龍孰專為蛇位無常居孰常在上孰常在下

法則也。

諸家僞語

卷之四

(四十一)

居然安然也
隱約僻處也

胥相也與人
相疏遠也

人謂魯國何
可弄之不知

人人有至愛
便是禍胎則

人人有狸皮
即魯國也詩

之言意之長
可矣大抵可

愛莫奔各位
有而不有便是

張擇開也
歛歛退也

意怠玄鳥也

盼盼句不能

奮飛之意引

援二句逐對
而傍人也不
斥不多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生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盼盼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飭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還與眾人與人同也明道而自晦得志而不以名自高比於猖狂之人言無心也

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不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魯戶 假國名布錢 幣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棄千金之璧，負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無挹不行 禮讓也

此語似說壞 孔門弟子然 三千之中獨 有四科不去 則君子之交 誠難也可不 悲哉 大布粗布也 正縻結帶也 係履履穿而 繩係之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儉耶？莊子曰：貧也，非儉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廢繁備敗

攬蔓智蔓之附

於木上也王長

言精神雄壯也

柘棘俱木之有

刺者猿得勢則

便不得則拘士

之窮通亦猶此

耳故不備而備

而至於比干乃

其微矣

美者自驕於

也惡者自謙

逃

備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備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柘棘。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拜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備。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一

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人對曰。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

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

不愛哉。曰子方此篇當與內篇大宗伯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

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無擇子方名

人貌而天有

自然之天德

也。虛緣。虛已

而順物也

儻然。自失之

貌

儻然。自失之

貌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明於禮義句

言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

彼其進退成

規矩從容成

文章諫道有

法則而不知抑未也本之則無是以嘆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

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

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

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夫若人

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新邪

惇然疑定而三之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惇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某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

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因焉而不

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謂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

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

將者且然未

必之意謙詞

也又近似也

紀即造化摠

紀萬物者也

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乾于熱。爾見。離去為去。

疾之言慧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穀。澤之水草無異地。雖少變。而太常者自往也。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求去。奔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為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

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樂洛滑汜

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本質無為而自然也。才質也。故聖人之德本乎自然。不假脩為。而物自不能離之。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說脫汜酌。

方術也。言魯國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衰。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為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一丈夫即孔子也

此備言無心
心人之妙
言無心於
知者乃真
師與東坡
公盡竹與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為多乎。句矩 斷丁亂反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

意謂曰神間
志定始一掃
同意

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舐神 紙反 僮但

盈貫即引滿
也適去皆重
也即一矢之
意言神速也

象人木偶也
聖人神王氣
專無往不可
不止于射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已夫。恟一作眴目動貌

鼻間栩栩然
息不在外而
在內有自養
之意也
叔敖來去無
常輕重不在
我數語幾乎
知道
不得說非言
辭可窮也不
得濫非聲色
可淫也不得
不屈於威
不得友不
位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
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
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
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
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
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
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
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介開也

雜篇外物

郭象云言有
當理無小苟
其不當雖大
何益

波臣字奇
枯魚則死而
為乾魚矣

常與指水而
言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玉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此言魯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巨緇大黑色也。梔界犍牛也。

憚赫。恐懼貌。

腊昔。

陸西星云。此

段文氣跌宕。

與巨魚爭雄。

攤文之士。最

宜孰讀。

陸長庚云。至理

之言。無可揀擇。

故碎瑣。璧則塵

墨。是玉折沉檀。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梔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

鎊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

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

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瀆瀆。守鯢鮒。其於滄大

魚難矣。飭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累小緇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廁足以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讓王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大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譏詆孔子之徒。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

也。舜讓天子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

則片片皆香。顧

言之所該無窮

而人之所用有

限。以不盡用而

遂謂之無用。則

非矣。

此言極言吾

身當重而天

下不足慕之

意。吾雖奇其

實。乃為至理

俗士不足與

談之。然則舜

雖受堯之天

下而不與焉。

則亦未必不為許由矣

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侵爭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甚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放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

貶帝王太甚
所以為放浪

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
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
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
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
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
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
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
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

三旌三卿也

之肆遂不受也。

盜跖

此篇中皆譏謗賢聖豈惟事鮮其實且亦非莊子之文也姑存一段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

文辭波瀾酷似司馬季主折二大夫之言

譏謗聖賢若此不有子與孰能闢之

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也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指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飭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二問一笑便
其含蓄所以
孔子即知其
為聖人

挈撓也

緒言微而不
盡之言

釋吾之所有
暫放下也經
子之所以條
陳子之所為
也

諸家傳語

卷之四

五十四

仁壽堂刊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

春秋謂述職也

忠佞諂諛
賊隱險八疵

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

總覽攬之謂

敗惡猶毀辱

也

兩容無善惡

也顏適以顏

色適人也偷

拔暗長人之

欲也

狠胡懇切諸

本以為狠誤

矣

切貪狠矜四

患

孔子

有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

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奸

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

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

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

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真誠一段狠切理到非直人不能道

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列御寇

禍項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齧髮黃而被耳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齧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後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反天 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反 誠古獲

反天

益盈溢也有似長者而實不肖有似達者而實順懷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率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也而夫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命諸也
而夫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不肖其去毒去煖姑昔子多史之而與其也
不肖其去毒去煖姑昔子多史之而與其也

不肖其去毒去煖姑昔子多史之而與其也
不肖其去毒去煖姑昔子多史之而與其也



